

“𠂔”跟“耳朵”毫无关系

□王觞

小学一年级课本里面，有一个《常用偏旁名称表》，里面有一个“𠂔”，被称为“双耳旁”。记得我小时候是叫“左耳旁”或者“右耳旁”的，现在合称“双耳旁”，应该看作是一种“改良”。

但是，从文字学角度而言，这种“改良”却是可有可无的。因为这个偏旁，实际与耳朵毫无关系，名称上却一直与“耳朵”纠缠不休，怎算得上是一种有益的“改良”呢？

这个偏旁是由两个“部首”合二为一的。通常，在文字的右侧，其来源是“邑”，多表示地名；在文字的左侧，则来源于“阜”，多与山或者山坡有关。

先看一下在文字右侧的情况。

比如“郑”字，这是一个地名，其小篆写作“𠂔”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京兆县，周厉王子友所封。”再如“邯鄲”等字，大抵如此。这些字都是地名，而与人体器官之一的“耳朵”毫无关联。

在文字左侧的时候，也与“耳朵”无关。

《诗经·草虫》：“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薇。”诗中“陟”左侧就有“𠂔”。“陟”字还见于《诗经·卷耳》：“陟彼高冈，我马玄黄。”

“陟”的小篆写作“陟”，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登也，从阜从步。”即是说，左边为“阜”，即山坡。

“阜”的甲骨文写作“𡵓”，如果左旋90度，就是甲骨文的山字。“阜”的小篆写作“阜”，现写作“阜”，虽然有些变化，但继承关系非常鲜明。

只要了解到“𠂔”的一个字源是“阜”，这一类文字便都不难理解了。

右边为“步”。“步”是两个脚板的象形，脚趾向上，表示向上、向前行进之意。

现在手机软件里的记录步数的算法，其实是错误的。两脚都迈出一次，为一步。古代所谓“百步穿杨”，实际距离是按成人两脚各迈出一百次计算的。

“陟”在古代官场术语中，经常表示提拔重用之意。唐代有个官职叫做“黜陟使”，即有罢免或提拔之权。

跟“陟”相反的一个字是“降”。“降”的小篆写作“降”，右侧是两个脚趾向下的脚板，像人从山坡下行之状，表达的意思也非常明显。

或者可以这样理解：“𠂔”在左多表“上下”，在右多为地名。这样，是不是对理解文字更有帮助呢？

现在，很多人对很多文字理解不到位，乃至阅读文言书籍时觉得不好理解，常有“梗塞”之感，往往是对文字理解得不够。

宋代大学者周敦颐在《通书·文辞》中说：“文所以载道也。”文字是中华思想文化的载体，若是对文字的字义理解不到位，读书学习怎么会顺利呢？

相反，如果了解一些文字学知识，阅读古代文章时才会更加顺畅，甚至事半功倍。

相信，这也是国家把“古文字学”列为“强基计划”重点科目之一的良苦用心。

想起当年磨磨人

□冯天军

看到那本破旧的字典，我就想起了当年的磨磨人。

石磨是贫穷年代不可缺少的生活工具。因为石磨一年之中不停地转，很容易使石磨的槽沟磨平，失去了摩擦力，磨糊子就不出活了，于是磨磨人就应运而生。那时候，我们那儿经常来磨磨的是一个个子高大，眼睛里有点萝卜花的男人，大约有四十多岁的年纪，身上背着一个布包，里面盛着锤子、钻子等工具，到了村子就开始叫喊：“磨磨了！磨磨了！”听到喊声，有的人家就出来招呼，领到家中，讲好价钱（那时，磨一盘磨就一元钱），另外还要管顿饭。叮叮当当的磨磨声响彻很远，一家磨磨全村知道。于是，干完了这家又被请到另一家。

因为磨磨人技术好，能按照主人的要求让石磨下得粗或者下得细，磨的磨能“杀麸”（磨得快），所以找他磨磨的人就多。当时还流传着这样的打油诗：山里石匠来磨磨，钻子头上道道多。最喜磨小能杀麸，下细下粗细斟酌。

那是一个下午，父亲请到磨磨人，父亲先让进屋里喝点水，作片刻的休息。而磨磨人一边说不用，一边放下包裹，掀开磨盘，放到一条板凳上，有槽沟的那面朝上，然后拿个凳子坐着就开始磨磨了。磨磨人用钻子，一道道地清理槽沟，锤子砸下去，钻子往前拱，这样不停地一道道地凿下去。磨完了槽道，还要在那些槽帮上横七竖八地磨一些纹道，叫刹槽，目的是增加摩擦力。磨起的沉渣粉屑，溅到磨磨人的脸上、鼻孔里、衣服上，俨然像落了一场秋后的霜或者冬日的雪。

磨磨人在忙碌着，父亲早已把大叶茶沏好，端到了磨盘边的石条上，让磨磨人喝茶。随后，父亲来到磨磨人跟前拉起家常，磨磨人走村串户听来的故事多，也毫无保留地讲给父亲听，而母亲早已开始张罗饭菜。

那时候，尽管很穷，可父母招待人一点都不马虎。在农人朴素的意识里，这不仅是对劳动者付出的尊重，而且也是给人留一个好的名声，名声传家远呀！于是，母亲做一个豆腐菜，又把平时不舍得吃的鸡蛋加粉皮炒一个，再把采的野蘑菇炖上，不管多么拮据，要割点肉，来个现在都不过时的芹菜炒肉。这四个菜，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就算是高规格的了。父亲则把自己不舍得喝的散酒早早温在酒壶里。

磨磨人磨完了磨，用笤帚把那些碎屑打扫干净，用清水冲洗几遍，然后把两升磨片合起来，就算完成了任务。

磨磨人慢慢坐下，喝茶端杯，但酒喝得少菜也吃得少。此时，我却觉得度日如年，巴不得磨磨人早些离开，就可以品尝那些难得的美味了。我总觉得磨磨人干活很利索，而吃饭却黏黏糊糊。于是，在庭院里踢天弄井，大声吵嚷以表示自己的不满。

终于挨到磨磨人起身要走，父亲拿出事先讲好的一元钱递给磨磨人，磨磨人又从他那破兜里拿出两角钱给父亲，说是得到了盛情款待，这两角钱算是回报情谊。父亲怎么也不要，而磨磨人执意将钱放在桌上，然后顶着暮色急促地走出了门。我趁机坐在桌前，看到剩下大半的菜肴，我又生出一份感激，感激磨磨人口下留情。

送走了磨磨人，父亲对母亲说：“听人家说，磨磨人家庭很困难，妻子有糖尿病，唯一的儿子还得了败血病，全家就靠他养家糊口。而他还把人情看得这样重，哎，真是一个好人呢！”父亲的话我听得真真切切。

吃完饭，我按捺不住，趁机向父亲要了放在桌上的那两角钱，第二天买回了那本我期盼已久、父亲答应多日的字典。

后来，有了磨糊子机，推磨的人就少了，再后来，煎饼成了商品，石磨和磨磨人最终销声匿迹。但每当我捧读那本字典时，眼前就出现那个走村串户的磨磨人的身影。他视情谊重于金钱的品行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黄庭坚与高密人的交往

□李金科

黄庭坚，字鲁直，号山谷道人，晚号涪翁，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，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，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，著有《山谷集》，书法亦独树一帜，为“宋四家”之一。黄庭坚与当时天下名士都有交往，其中不乏高密人。

黄庭坚的《山谷集》收录了《侯元功问讲学之意》一诗，是写给高密人侯蒙的。诗曰：“金声而玉振，从本用圣学。石师所未讲，赤子有先觉。丝直则为弦，可射可以乐。竹笋不成芦，白珪元抱璞。匏瓜不能匏，其裔犹为虬。土俗颇暖姝，西笑长安乐。革无五声材，终然应宫角。木人得郢工，鼻端乃可斫。”侯蒙，字元功，北宋元丰年间进士，宋徽宗时期曾任尚书左丞、中书侍郎，曾上书招安宋江，是北宋名臣，《宋史》有传。

黄庭坚与高密进士乔彦柔亦有交往。乔彦柔之父乔敞卒后，黄庭坚应乔彦柔之请为其撰墓志铭。乔敞，字广叔，北宋密州高密县郑公乡人，年仅十八岁举《毛诗》学究，授咸阳县主簿。县吏以乔敞年少欺骗他，乔敞揭发其奸，并治其罪，县人为之大

惊。邻县有田地讼案，十年没有断决，乔敞亲自到田地现场，阅览文书，一句话就把十年的积案裁决明白。后任海陵、藁城县尉，升石州录事参军，后改任中牟县主簿。陕西转运司闻其才，辟为赈济司勾当公事，后任河州军事推官、兰州军事推官，又调凤州团练推官。元祐五年（1090）十月卒。

约在宋神宗年间，乔彦柔中进士，授狄道县令。及至元符二年（1099），乔彦柔将葬其父于“郑公乡大父墓次”，特意请黄庭坚为其父撰写墓志铭文。黄庭坚在听了乔彦柔关于其父生平的叙述后，称赞乔彦柔说：“狄道为令，奉公敬，决讼平，持身廉，清静寡言，君子也，其言不妄，视其子而知其父，可铭也。”遂为乔敞撰写了墓志铭。铭文云：“才于为吏，小试牛刀，廉于临民，不犯秋毫；直于事上，怒不目逢，不极其能，又不毫螯；系逢不逢，不在巧拙，我铭其丘，告后勿伐。”